

影
响
文学经典品读

世界最佳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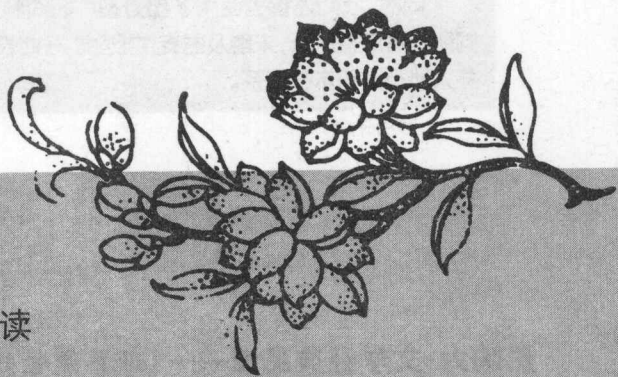
SHIJIIE ZUIJIA DUANPIAN
XIAO SHUO

涪泽选编



Yingxiangl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力·文学经典品读]

世界最佳

短篇小说

世界最佳短篇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7-304-08760-7
定价：8.80元（全16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451-4971595 4971529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资料,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同时,我们还参考使用了部分图片和资料,但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同所有者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报酬。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

影响力·文学经典品读——《世界最佳短篇小说》

主 编 郑春兴

责任编辑 马东原

封面设计 陈 波

版式设计 顾 静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河北三河市腾飞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书 号 ISBN 7-204-08760-7/I·1795

定 价 684.80元(全16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是对短篇小说最好、最贴切的比喻。一篇精妙绝伦的短篇小说，读来虽短而不觉其短，掩卷之后仍令人长思，发人深省，宛如一粒珍珠、一颗钻石，折射出变幻多姿的七彩光芒，令人为之炫目！

著名作家劳伦斯(D.H. Lawrence)说：“创作短篇小说时，最要紧的是选择突出的细节——几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来给读者留下突然而迅速的印象。”

短篇小说就像印象主义绘画一样，是一件让人感到既完整又未完结的艺术品。它抓住了一闪而逝的一刹那，表现出流动的色彩和不定的形状。或者说它像一张快照，记下了某一情景的侧面。无须作详细解释，这一影像也会深深留在读者心中，引起联想。这种快照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实则寓人为于自然之中，使人感到质朴无华，妙手天成。

短篇小说在现、当代文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以篇幅短小、形式活泼、主题突出，及时而鲜明地反映生活的各个侧面而见长，适应了现代生活的结构与节奏。《世界最佳短篇小说》一书精选了近两个世纪以来英美短篇小说著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三十九篇，分别代表了早期、现代与当代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又具有各自的独创性。虽然每篇小说只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个侧面和某一阶级或阶层的个别人物，但集中起来却构成了一部历史长卷，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概括性的全景图。本书在选编时，注意了所选作品的广泛性，编选了英、德、美、俄、保、捷等多个国家的作品。

好的短篇小说如好酒与好花。一是恰当的时候阅读，一是喜好它的人阅读，常常就会发生短篇小说的宿醉，让人晕在一种美景里不能自拔。我阅读好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的情形。

外国短篇小说流派纷呈，大师辈出，他们的笔下记录了多少人间的悲喜剧，他们本人同时又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我无意在感慨之余重数这段历史，多少本教科书早已把这个题目写得清清爽爽，我只想按照许多专家的指点在珠光满路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航道上捧回几颗星辰，奉献给读者，给辉煌过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留下一个实物的纪念，也是对于新世纪的一个献礼。近些年来，各出版社出于各种考虑，编辑出版了许多外国的散文集、小说集，选材多有重复，广大读者对此现象多有烦言，出版界、学术界行内行外管这种现象叫“炒冷饭”。一些读者打开本书，也会看到许多见过的篇目，也许心头第一个反应就是“又在炒冷饭！”对这种反应，我是不觉得奇怪的。因为我们这个集子里的确约有十几篇其他集子选过的篇目，有几篇干脆就是从别的集子中复印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小说“立此存照”。既然是“立此存照”，就要忠于被观照的对象。

本着“举贤不避己”，“惟优是举”，以此为例，我也“举贤不避炒冷饭”，坚定地把那些中外选本一致入选的名篇收入，力使“野无遗贤”，当然，这只是一种笑谈。

让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了解不同国家的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生动描绘与深入思考，并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文学艺术的享受。

在今天的快节奏日益紧迫的状况下，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短而隽永的阅读篇幅和艺术特征，正符合有良好文化水准的青年读者在繁忙与混乱中追求片刻闲暇的精神。这对培养读者的文学修养、丰富文学知识、增强鉴赏与评论能力起了有益的作用。相信对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爱好英美文学的读者也会有所裨益。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评注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 艾送喜在美国的日子 [美]马克·吐温 7
- 竞选州长 [美]马克·吐温 13
- 商人、律师和美人 [德]歌德 19
- 苦命的丽莎 [俄]卡拉姆辛 32
- 驿站长 [俄]普希金 49
- 怨只怨粉笔 [俄]普希金 58
- 聋仆与狗 [俄]屠格涅夫 79
- 白净草原 [俄]屠格涅夫 101
- 舞会以后 [俄]列夫·托尔斯泰 116
- 苦恼 [俄]契诃夫 125
- 套中人 [俄]契诃夫 131
- 宝贝儿 [俄]契诃夫 144
- 醋栗 [俄]契诃夫 156
- 失业不分种族 [罗]阿莱克山德鲁·萨希亚 169
- 威利的游浪生涯 [英]瓦尔特·司各特 184
- 姐妹俩 [捷]鲍日娜·聂姆 200
- 三怪客 [英]托马斯·哈代 227

■ 敞开着的窗户	[英]萨契	246
■ 无所不知先生	[英]萨默塞特·毛姆	250
■ 一片绿叶之恋	[德]施笃姆	258
■ 无结局的故事	[美]欧·亨利	270
■ 一次贫困的体验	[美]斯蒂芬·克兰	277
■ 热爱生命	[美]鲁杰克·伦敦	287
■ 多年以后	[捷]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306
■ 悠悠长路	[保]伊凡·伐佐夫	313
■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	[美]兰斯顿·休士	317
■ 世界上是幸福的人	[美]艾伯特·马尔兹	327
■ 自身幸福的创造者	[瑞]凯勒	339
■ 杀手	[美]厄纳斯特·海明威	357
■ 货郎的故事	[英]查尔斯·狄更斯	368
■ 贫穷	[捷]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380
■ 九个里面挑哪个呢	[匈]约卡伊·莫尔	385
■ 我不明白……	[南]拉多耶·多曼诺维奇	391
■ 赌运	[德]霍夫曼	397
■ 魔鬼和汤姆华克尔	[美]华盛顿·欧文	421
■ 村妇	[保]伊凡·伐佐夫	434
■ 不幸中的绝望	[保]伊凡·伐佐夫	447
■ 朋友的遗憾	[英]弗雷斯蒂	455
■ 当你爱的时候	[美]欧·亨利	468

艾送喜在美国的日子

[美] 马克·吐温

按：以下几封信里记载的生活经验无须虚构。一个侨居美国的中国人的经历不需要运用幻想加以渲染。朴素的事实就足够了。

第一封信

秦福兄：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就要离别这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渡洋去那高尚的国度——美国！那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人受气挨骂。能自称是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这是美国独享的珍贵特权。我们和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如饥如渴地瞭望着海面，将我们故乡的贫困凋敝与那幸福的庇难所的富裕舒适作一番对照。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怎样欢迎德国人、法国人以及落难的爱尔兰人，我们知道怎样供给他们面包、工作和自由，而他们又是怎样感恩戴德。我们知道美国准备欢迎其他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对所有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囊相助，不问其民族，信仰或肤色。而且，不用别人来作任何辩解，我们知道那些由它从压迫和饥饿中拯救出来的外国难民都是最热切地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受过苦，自然知道受苦的滋味；他们得到过慷慨的救助，自然渴望自己也能慷慨地对待其他不幸者，以此表明他们



没有虚受美国的宽宏大量。

艾送喜

一八xx年于上海

第二封信

秦福兄：

我们现在是在遥远浩荡的大海上，在通往美丽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的航途中。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人人平等和不知忧愁的地方了。

招收我去美国的那位仁慈的美国人讲定每月支付我 12 美元。要弄清楚，这是一笔巨额薪水，相当于我们在中国所得的 20 倍之多。我乘船的盘缠相当可观，真的，抵得上一笔资产。这笔钱我最后是要付清的，不过现在先由东家垫着，他允许我日后从从容容地分期偿还。仅仅作为一种手续，我已把我的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转交给我东家的同伙，作为偿还船费的担保。不过，我东家说他们没有卖掉的危险，因为他知道我会忠实于他，而这一点是最牢靠的担保。

我原以为我能带着 12 美元到美国开始生活，但美国领事要我办理乘船执照，拿去了其中的两美元。他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他只能向这条船收两美元，因为这条船连同船上全部中国乘客只需要一张执照就行了，但他决意强迫中国人按人头办理执照，把所有美元落进自己腰包。这条船上有我国同胞 1300 人，这位领事收了 2600 美元的执照费。我的东家告诉我，华盛顿政府知道这种敲诈行为，严厉反对这种弊病的存在，极力要求上届议会将这笔敲诈——我的意思这笔执照费合法化。但由于这个议案尚未通过，这位领事仍将不得不敲诈这笔执照费，直到下届议会使它合法为止。这是一个伟大、仁慈和高尚的国家，痛恨一切形式的营私舞弊。

我们的舱位是一向为我国同胞保留的那部分。它叫做统

舱。我的东家说，它是专留给我们的，因为它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也没有危险的穿堂风。这不过是美国人仁慈无私地宽待一切外国难民的特殊惠待又一例。统舱是有点儿挤，而且相当闷热，但无疑这种安排对我们是最合适的。

昨天，我们自己人中间发生了争吵，船长朝他们放了一通滚烫的蒸气，烫伤了七、八十人，伤势有轻有重。有些人身上的皮烫得一片片、一条条掉下来。舱里面狂呼乱叫，东推西撞，但蒸气笼罩着这慌作一团的人群，结果有些没被烫伤的人也被踩伤。我们没有抱怨，因为听我东家说，这是平息船上骚乱的通常办法，在美国人的二等舱里每一、二天也要来这么一次。

秦福，恭喜我吧！再过十天，我就要登上美国大陆，受到它的襟怀博大的人民的接待；我将昂首挺胸，感到我是生活在自由人中间的一个自由人。

艾送喜

一八xx年于海上

第三封信

秦福兄：

我喜气洋洋地上了岸！我想要狂舞，叫喊，歌唱，向这慷慨大度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顶礼膜拜。但是，当我走下跳板时，后面有个穿灰制服的人狠狠踢了我一脚，叫我留心点——这话是我东家翻译给我听的。我一转身，另一位穿灰制服的长官用一根短棍揍了我一下，也吩咐我留心点。我正要拿起我这一头的扁担，扁担中间搭着我和洪五的网篮和铺盖卷，这时，又有第三个长官用短棍揍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放下扁担，然后又踢了我一脚，意思是对我的反应灵敏表示满意。马上来了另一个人，搜查我们的网篮和铺盖卷，把每件东西都抖落在肮脏的码头上。然后，搜我们俩身上，上上下下搜个遍。他们搜出了洪五缝在辫子假发里的一小块鸦片。他们没收了鸦片，将



洪五逮捕，交给另一位长官押走了。因为洪五犯了罪，他们也没收了行李，而我们俩的行李是混在一起的，他们分辨不出哪是他的，哪是我的，就一古脑儿全没收了。我提出请他们把我的行李分出来，他们踢我，希望我留心点。

现在，没有了行李，没有了同伴，我跟东家说，如果他同意，我想就近溜达溜达，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一见他招呼就马上回来。我不愿流露出对我在这仁慈的庇难之地所受到的接待感觉失望，因此说话的时候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但他叫我等一下，说我必须种痘以防出天花。我微笑着说，我已经出过天花，这由我脸上的麻子可以看出，所以不必等候“种痘”。但他说，这是法律规定的，我无论如何必须种痘。医生决不会放过我，法律责成他给每个中国人种痘，每人收费十美元。而且说我可以肯定，作为这条法律的忠仆，没有哪个医生会迁就任何一个情愿在异国出天花的傻瓜蛋而让一笔酬金从他的指头滑掉。立刻，医生来了，行使了他的职责，搜刮走了我的每个铜板——我的十美元，这是我大约一年半受苦受累的血汗积蓄。哎，倘若立法者们知道这个城里有许多医生乐于给人种一次痘收费一、二美元，那他们就决不会规定向穷困的、无亲无友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中国人收这么高的费，这些难民正是为了躲避饥饿和艰难时才来投奔这福地的。

艾送喜

一八xx年于旧金山

第四封信

秦福兄：

我在这里呆了已将近一个月，每天学一点美国话。我的东家把我们招住这个大陆东端的种植园的计划已经落空。他的事业遭到挫败，不得不把我们全部解散，只是让我们签字画押保证偿还他垫付的船费。我们必须把在这里挣得的头几个月的工

资偿还他。他说每位六十美元。

我们到达这里才两个星期，就这样被打发了。在此之前，我们大家一直挤在一间小屋里等候消息。这以后，我只得自己迈开双脚碰运气了。我开始在异乡各地过陌生人的生活，无亲无友，分文不名，只有这身上穿着的一身衣服。在这儿的世界，我这方面没有任何有利条件——没有一个，除了身体硬朗，另外，不必费时或费心看管我的行李。不、不，我忘了，我想起较之寄居别国的难民，我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老天爷为尘世间受压迫的落难之人安置的庇难所！

正当这个令人宽慰的念头掠过我脑子的时候，一帮青年放出一条凶狗朝我扑来。我尽力抵挡，但招架不住。我退到一座大门关着的门道里，在那里，这条狗完全控制了我，咬我的喉咙、面孔以及我身体的一切裸露部分。我大声呼救，但这帮青年只是取笑逗乐。两个穿灰制服的人（他们的官衔是警察）朝我望了两眼，懒洋洋地走开了。但是，有个人拦住了他们，把他们领了回来，说见难不救是一种耻辱。于是，这两个警察用短棍打跑了那条狗。尽管我当时从头到脚衣衫稀烂，鲜血淋漓，但摆脱了那条狗毕竟令我欣慰。那个人责问这些青年为什么要那样欺侮我，而这些青年希望他不要多管闲事。他们对他说：“这些中国魔鬼到美国来，从我们高贵聪明的白人嘴里夺取面包，当我们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却有人还要大惊小怪。”

他们开始威胁我的恩人，而他看到这时聚拢过来的面孔都不怀善意，只得自管自走开了。当他离开时，还挨了不少诅咒。这时警察通知我，我已被逮捕，必须跟他们走。我问其中一个警察，我对谁犯了什么罪，要遭到逮捕，他只是用短棍揍我，命令我“闭上狗嘴”。这时已有一群取笑起哄的街头顽童和二流子跟在我后面，我被带到一条小巷，送进一座石头铺路的监狱，沿着它的一边有一长排牢房，都上着铁门。我站在一



张桌子旁，桌子后面的一个人在一块石板上写下一些关于我的事。逮捕我的一个警察说：“记下这个中国人的罪状是扰乱社会治安。”

我想张口说话，但他说：“闭嘴！你现在最好老实点，我的伙计！你他妈的傲慢无礼已经有两三次了。在这里容不得你顶嘴。现在该是你冷静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安分，我们倒要看看是不是拿你没办法。你叫什么名字？”

“艾送喜。”

“别名什么？”

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知道我的真名，因为他猜想我这个名字是上次偷了小鸡之后换了的。说完，他们就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他们搜我的身。当然，搜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看来十分光火，问我打算请谁“保释或付罚款”。他们向我解释这些事情时，我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要取保或付罚款？他们两个踢我警告我说，懂点规矩对我有好处。我顶嘴说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于是他们中的一个把我拉到一边，说：“喂，伙计，放聪明点，跟我们装傻充愣是全然没用的。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在办公事。你尽快给我们弄到五块钱，你就立即可以摆脱数不清的麻烦。少于五块办不到。你有哪些朋友？”

我告诉他，我在全美国没有一个朋友，我远离家乡，走投无路。我乞求他们放了我。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使劲地又拉又推，把我拖到监狱，打开一扇铁牢门，一脚把我踢了进去，说：“你就呆在里面发霉吧，你这个外国畜生，叫你明白美国没有你这种家伙、你们这种民族呆的地方。”

艾送喜

—xx年于旧金山

■ 竞选州长

[美] 马克·吐温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斯坦华脱·勒·伍福特先生和约翰·特·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自己有超过这两位先生的显著的优点那就是我的名声好。从报上群众监督方面很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近年来他们显然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无耻勾当看作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醉心于自己的长处，暗自得意，但是一想到我得让自己和这两个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暗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腾”。我心里越想越乱。也深感到非常矛盾。后来决定给我祖母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回信又快又干脆，她说：“你生平没有做过一桩亏心事。你看看报纸看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等先生是何等样人，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平，跟他们一道竞选。”我正是这个想法！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但是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既然已经卷了进去，只好战斗下去。

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消息，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惊惶过：伪证

罪——一八六三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三十四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片芭蕉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一群孤儿丧失亲人之后凄惨境遇中赖以活命的唯一资源。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是否可以请他讲讲此事的经过。吐温先生不论对自己或是对其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把此事交代清楚。他愿意交代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我当时惊愕不已！这样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芭蕉种植地，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发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也没干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没说别的，只有这么一句：“值得注意——大家都会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的伪证案保持缄默，似有苦衷。”

（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此后凡提到我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下一份是《新闻报》，登了这么一段：

“急需查究——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都在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什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插上羽毛，叫他跨坐在横杆上，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从此别再回来。这件小事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他愿意解释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用心更加险恶的吗？我一辈子也没有到过蒙大那州。

(此后，这家报纸按例管我叫“蒙大那小偷吐温”。)

于是，我拿起报纸总有点提心吊胆，好像你想睡觉，可是一拿起床毯，心里总是嘀咕，生怕毯子下面有条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根据五点区的密凯尔·奥弗拉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明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T·霍夫曼的祖父系拦路抢劫被处绞刑一说，纯属卑劣无端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用毁谤故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这种下流手段，来掠取政治上的成功，使有道德的人见了甚为痛心。我们一想到这一卑劣的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悲痛时，恨不得鼓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还是让他去经受良心谴责的痛苦吧。（不过，公众如果气得义愤填膺，盲目行动起来，竟对诽谤者加以人身伤害，显然陪审团不可能对肇事者判罪，法庭也不可能加以惩处。）

最后这句妙语大起作用，当天晚上“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门冲进来，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打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的时候捣毁家具和门窗，走的时候把能抄走的财物统统抄走。然而，我可以把手按在《圣经》上起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不仅如此，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有提到过他。（顺便提一下，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下一篇引起我注意的报上文章是这样写的：

“好一个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独立党民众大会上作一次毁损对方的演说，却未按时到会。他的医



生发来一个电报，说是他被一辆疯跑的马车撞倒，腿部两处负伤，极为痛苦，无法起身，以及一大堆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硬着头皮想把这一拙劣的托词信以为真，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任无度的家伙未曾到会的真正原因。

昨天晚上，分明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歪歪斜斜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刻不容缓，有责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下我们到底把他们抓住了。这一事件不容躲躲闪闪，避而不答。人民用雷鸣般的呼声要求回答：“那个人是谁？”

把我的名字果真与这个丢脸的嫌疑人联系在一起，一时叫我无法相信，绝对叫我无法相信。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

（这家报纸第二天大胆地授与我“酗酒狂吐温先生”的称号，而且我明白它会忠诚无二地永远这样称呼下去，但是，我当时看了竟无动于衷，现在想来，足见这种时势对我起了多大的影响。）

到那时候，我所收到的邮件中，匿名信占了重要的部分，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子，现在怎么样了？”

包打听还有这样写：

“你干的有些事，除我之外无人知晓，奉劝你掏出几元钱来孝敬老子，不然，咱们报上见。惹不起的。”

内容总是一条一条相似的报头消息。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民主党最主要的报纸把一桩极为严重的讹诈案件“栽”在我的头上。